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七

宋黃履翁撰

備邊

漢之邊防簡於高文而詳於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於太宗而疎於元宗之後夫自簡而詳者非曰得率然首尾相應之勢也武帝喜功之過也自密而疎者非曰得護風寒數處之要也元宗而下不知備邊之道也蓋漢自高祖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置雲中郡以

備之

高帝十六年詔代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

之地益

迨至高后孝文匈奴知北邊有備於是自隴西

屬代

北地入

高后六年匈奴寇狄道屬隴西又文紀二年匈奴入北地

然漢之邊防

亦不過此爾自夫武帝好大喜功始自遺禍而入寇之

路始廣不出上谷

元朔二年元狩六年征和二年

則出定襄代郡

自馬邑軍

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闐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郡明年李息出代郡其明年春復

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

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其右

臂

西域贊孝武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

郡而入然後漢兵往來於秦涼之北而不得息夫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鴈門疆場廣莫靡有定所有不勝其為防者豈非武帝有以連之耶唐世匈奴之患莫甚於吐蕃太宗之初為之防患矣

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乃居其八

地里志秦渭涼西四

州中都督府鄯流沙四州下都督府

天寶之初易為節度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以備

邊而隴西節度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三萬九

百人

通鑑隴右節度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治益州兵二萬九百人

其為西戎之

患豈不極至自夫河北難作兵皆東徙其後吐蕃乘虛

內侵

唐肅宗即位吐蕃助討祿山大掠東都代宗即位以十萬向塞

不數年間隴右數

十州相繼陷沒豈非謀事之疎以至是邪然嘗論之漢

之失於喜功唐之失於寡謀固不免有備禦之難而能

經略邊事使夷狄尚不敢輕視中國亦不為無策也本

始中匈奴常帥十餘萬騎南旁塞以寇而趙充國乃將

四萬騎屯沿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

九郡而充國乃總領於其間非老將為謀之審耶

趙充國傳

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右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領

太和中

李德裕建籌邊樓於劍南四川按南道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按之右而弓弩甲冑人皆其素備總十一軍而作仗義城作禦侮城作柔遠城二邊浸懼南詔東服夫以十一軍皆雄邊子弟而制二邊非德裕之

善謀殆不能也

李德裕傳德裕知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民失職德裕至則完城創治乃建

籌邊樓按兩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右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於祁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人取一人使習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築仗義城禦侮城柔遠城於是

二邊浸懼南詔請  
還所俘掠四萬人  
嗚呼使漢唐任禦邊之寄皆如趙充

國李德裕之謀又何西北之足憂哉然觀漢之單于鳴

鍾渭橋貢琛漢廷不至如前日陸梁之態而唐之吐蕃

南詔相挺為患卒與唐終始者豈非漢之備邊之策周

思曲慮不若唐之疎略耶夫發武庫以贍邊兵

食貨志  
邊兵不

足乃發武庫二  
官兵以贍之  
發少府以給邊費

賈捐之傳臣切以往  
者羗車之暴師大司

農錢盡乃以少  
府禁錢續之  
北邊諸郡特藏兵器

漢成帝紀注如淳  
曰漢北邊郡庫官

之邊器所  
藏欲置令西北二邊分養苑馬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  
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

邊其備甚悉矣徙邊之民廩給衣食

晁錯傳陛下幸憂邊境予冬夏衣廩

徙民實邊

北邊騎士輶車不筭

前食貨志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北邊騎士輶車不

筭邊民被害飢寒相失則天下共給其費

蕭望之傳金布令甲日邊

郡數被兵難飢寒天聖六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六郡良家子則給以期門

羽林之選

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送給期門羽林以材力為官將多出名焉

其恤邊優

矣內郡有守有丞而已邊郡又有長史以掌兵

百官表上郡守

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十石有丞邊郡有長史掌兵馬

內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

又置障塞尉

後百官志邊縣有障塞尉

其設官又備矣彼唐之區畫



備禦果若漢之詳且盡歟母怪乎唐之邊患三百年間之無寧歲也

舉主

擇於先而責於後

擇舉主於未用之先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古今薦舉之良法也方人才之未用某才之可使歟某德之可任歟固難知其賢否之實吾惟擇舉主於其先俾盡其推轂之誠則得矣及人才之已用其果賢歟未賢歟某果效歟未效歟固當施其升黜之權吾惟責舉主於其後

以嚴其連坐之法則得矣擇之於其先而人知所勉責之於其後而人知所懼則舉親舉讎但守公道不敢以名器為房奩之物薦賢報國願盡臣職不敢以私恩為桃李之地夫如是安有所薦之不實哉嘗觀漢唐盛時薦舉之法最為得體尚髣髴古人之遺意漢法郡國可

薦終軍傳濟南人太守聞其材甚奇之公府可薦段會宗傳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為

師者亦可薦叔孫通傳通為奉常通曰通有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為郎

其薦賢之路亦寬矣夫薦賢之路寬意其有冗濫之弊

然吳公薦賈誼

賈誼傳河南太守吳公聞誼秀才召置門下

王商薦鮑宣

鮑宣

傳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

叔孫通薦兩生

本傳

皆不失為獵獵

聲名之士抑何耶唐法有薦舉餘四十人者

出唐書杜淹參預朝

議所薦羸四十人後皆知名

有薦疏至三十人者

李吉甫執政謂裴垍曰此日人物吾

不知為我言之玃即薦畧疏三十人吉甫薦于朝天下稱得人

其薦賢之數亦多矣夫

薦賢之數多意其有混淆之失然杜淹所薦而後皆果

爾知名

見上本傳

李吉甫所薦天下稱為得人

見上

往往無倖

位之弊又何邪愚嘗熟考其由切觀貢禹上疏元帝曰

首相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本傳云云

則爭盡力為善進真賢舉實應而天下治矣

其責舉主之罪為甚嚴又觀元

宗敕京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

為舉者賞罰

通鑑元宗九年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

為舉者賞罰

其責舉主之法為甚詳夫惟罪之甚嚴責之甚

詳為舉主者將盡心於薦賢之職此無妄舉彼無倖進

又何疑其路之寬而數之多也然合漢唐論之而漢法

又嚴於唐舉獄吏有贓者貶秩

嚴顏年傳

舉茂才不實者削

戶

張湯傳張湯與張勃交高其能元帝詔舉茂才勃舉張湯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

方正失禮者左遷

何武傳武坐舉方正所舉者召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虛偽武坐左遷

此漢之得人也有由矣國朝用人之法一則曰舉主二

則曰舉主視漢唐又遠過焉太宗嘗語大臣曰若更不

擇舉主何由得賢

太宗實訓上謂輔臣曰若不擇舉主何由得賢人

真宗嘗語

近臣曰不若先擇主以類求人

真宗謂李至曰凡所舉官多間謬濫不若先擇

舉主以類求人此祖宗之明訓也富鄭公曰有德者然後知人

之德有才者然後知人之才歐陽公曰廉者舉清廉賊

者舉貪濁此先正之格言也

仁宗朝歐陽公論法舉者廉者舉清廉賍者舉貪濁

私者舉請求餘見仁宗朝經濟錄

上以是告乎下下以是請于上其講

明薦賢之道盡矣舉京朝委之蘇易簡陳恕

淳化四年詔蘇易簡

陳恕冠準等采之於幕職州縣官由舉堪充京朝官一人

舉御史委之樂黃自陳知

微

天僖二年詔樂黃自陳知微於常參官舉材任御史者一人

舉三司判官則委李

昉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

舉監司則委張知白

天僖四年詔張知白等十二人舉監司

夫以薦賢之責而切之平時素所稱重之人其得人可

知也然祖宗非徒輕委也嘗觀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

書舉主姓名或不如舉者並連坐也

乾德五年詔翰林學士及常參官舉

堪充陞朝官一人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如舉者並連坐之

其切責之意甚嚴也

是故呂祐之舉東野日宣坐徇親而貶

太平興國四年舉主許陳首詔

呂祐之舉堪充朝官各一人先是祐之坐舉妻弟東野日宣貶秩上曰此可原前過取之

夏侯或舉

曹利涉坐徇勢而劾

曹利涉乃利用之弟為趙州都監倚勢誅劾始夏侯或等三十二人

薦上命劾之後贖金以戒繆舉

崔能之任即墨未滿歲移職則罪舉者

之欺蔽

太平興國六年魏羽上言曰瀛州錄事郭進十年不代河間令崔能言前任即墨未滿歲移秩

選任失於平均愿罪主者以蔽欺蔽太宗曰上言若此可貴也

路坦之令餘杭貪墨敗

露則劾漕司之妄薦

仁宗朝大理寺丞路垣之為餘杭令貪墨上命追官運使等薦垣為

京官並

連坐之法嚴則薦賢之意公正澄源正本之論

雖然責之固重矣而褒之未嘗或後也太宗曰濫舉者

既懲其過所得實者當議酬獎

皇朝要覽淳化四年太宗曰云云呂蒙正曰陞

下分功過明賞罰盡以此諭下人誰敢私舉乎陳堯叟

曰所舉之人若任用後顯有器能其舉主特與酬獎

會要

咸平四年馮拯陳堯叟曰所舉之人若任用後顯有器能明著績用其舉主特與酬獎不如舉主即依法科罪

以此告君人孰不知勸乎陳升之任執政不敢私薦一



士職方郎中胡枚除知興元府殊自失歷干執政皆不及復謁升之求薦升之辭以備位執政不當私薦一

士謝泌為諫議未嘗妄薦一人

諫議謝泌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

表望闕再拜所薦雖少無不顯名

罰以懲其過賞以旌其能是以人人

自勉不至植私恩而廢公道也抑以論之薦人者固當

任乎公被薦者尤不當干以私劉器之不通書政府乃

所以能擢

溫公薦劉器之充館職因謂曰知所以相薦乎器之曰獲從公遊舊矣曰非也先居閒足

下時節問信不絕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所以薦也

呂舜從惟勤於職事乃所以

求知

呂希哲語人曰自少守官未嘗干人薦舉仲父舜從守官會稽或議其不求知者仲父曰勤於職事

乃所以噫薦人者既公所薦被薦者不私所干又何患

求知也薦舉之失職也昔陳襄薦司馬溫公而下三十三人刻

章遺墨炯炯不磨紹興天子特為賞音嗚呼安得薦人

如古靈被薦如溫國以為異日之美談哉

紹興元年詔曰近得陳襄

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理皆所具備今宣示百辟卿士可亦各舉所知得其人當受上賞其或不當宜坐罰

章服

論古今章服異同

西漢輿服之制史不立制一代制度漫不可考故後世

莫傳焉然觀夏侯勝傳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顏

注以此為卿大夫之服

本傳顏注

又觀張敞傳自謂備皂衣

二十餘年如注以此為朝臣之服

本傳敞謂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淳注曰群

臣雖有五時服至朝皆有皂衣

及按百官表有金印紫綬有銀印青綬

百官表上丞相太尉金印紫綬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曰青紫者蓋謂此顏氏

豈以印綬亦可言服耶是則朝用皂衣蓋漢人之定制

而謂青紫者非也正戰國策所謂得補黑衣之數鄭國

風注所謂緇衣卿士之服漢之所用源流已久矣不然

谷永自太常擢光祿大夫自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群

臣之末又曷以是言哉

戰國策左師觸龍見趙太后云老臣賤息舒祺最少愿補黑衣

之數以衛王宮又云國風緇衣云緇黑永卿士朝之正服又谷永奏正謝王鳳云云漢制簡矣姑

舉大略且以唐與我朝章服之制論之唐制其服則三

品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

馬周傳先是品官舊

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

其魚袋則高宗時五

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上用金

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用銀魚袋以防詔命

之詐出內必令之三品以上金飾袋

中宗時郡王始佩魚特進亦佩魚

中宗

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以佩舊檢校試官不佩金魚袋景祐中令特進佩魚自此始

至開元亦給之

中宗時員外郎試檢校官給玉佩矣舊開元初五品以上檢校試官皆佩矣

致仕者不佩至張嘉正亦賞之

中書令張嘉正奏致仕者佩魚終身

自是

百官賜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

同上張嘉正致仕亦佩魚自是賞緋紫必

兼魚袋謂之章服賞時服朱紫佩魚者矣

此沿革之制然也國朝之制其服

則舉子以白紵品官以綠衣章服以緋紫

石林燕語國朝以緋紫為

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雖燕服亦不得用紫太平興國中李昉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紫色衣

其魚袋則故事學士得服金帶而非學士得服始於薛

師正

石林燕語故事惟學士得服金帶熙寧初薛師正以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上以為能詔賜金帶非

學士得金帶自此始

故事武弁不佩金魚而武弁亦佩始於陳堯

咨

通鑑國初升朝官服緋綠後二十年者叙賜緋紫內出金魚以賜近臣親王武臣內職將校皆不帶又澠

水燕談陳堯咨以龍圖閣學士換觀察使曰諫臣本儒生今易武弁愿佩金魚以示優異詔從之

學士

而重戴淳化制也

楊文公談苑重戴者大裁帽也淳化初宰相學士五品以上皆令服之王

元之謝表云頭有重戴謂為翰林學士也燕語謂公卿既有繖又有戴謂之重戴

學士而重金

元豐制也

燕語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不佩魚惟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金官制行始詔

佩魚故蘇子瞻謝表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罷政而仍舊服大

觀制也

會安大觀元年吳居厚數請老不許以為資政殿學士東太乙宮使故事罷政當時所賜高品

今特恩許仍舊服遂著為令自居厚始

此沿革之制然也然嘗論之明庶

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稱

其服詩人備譏其無德焉吾觀唐初之所辭受我朝之

所予奪其意猶古也溫璋為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

得情也

溫璋傳累官大理寺除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其情賜緋衣還婺州刺史

牛叢

為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

本傳叢以司勳員外郎為睦州

刺史賜之金紫叢以為越等不敢當於是賜緋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非過也

所以旌逸德之高

陽城傳德宗召拜城右諫議大夫城褐衣至闕下辭帝遣中人持緋衣衣

之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非僭也所以表異能之美

肅宗

即位靈武泌謁見衆指曰著黃者聖人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

夫受之

者不以為褻恩辭之者不以為矯情正唐人別功過之

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

臣也

通鑑慶歷四年侍講楊安國為直龍圖賜三品服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為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

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修蔡襄寵諫

臣也

同上慶歷三年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面諭之曰卿等朕所自擇故有是



賜曾致堯之浮躁不可錫以章紱則奪之

實訓曾致堯為經畧判官

賜金紫上言愿不受章紱之賜真宗曰致堯辭旨狂躁不可不責仍奪其服

王文度之伎術

不可加以佩魚則抑之

實訓天聖三年翰林待詔王文度摹勒真宗御書得紫服且求

佩魚仁宗曰先朝命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宜必明之

夫予之者不以為徇

情奪之者不以為少恩正我朝寓勸懲之微權也愚之

所惜者唐之後代不守舊典以章德寵功之制輕舉妄

用而良法掃地矣沈佺期以弄辭而假牙緋

沈佺期傳佺期兼修

文館學士既侍宴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辭帝悅遂假以牙緋路應以有恩於李泌

而賜金紫何濫哉

本傳

永穆公主生子潛三日而賜緋衣

銀魚

本傳

朝恩養息令微服綠不候帝賜而令服紫以

謝

本傳

何襲哉此唐之不及我朝遠矣愚故併論其始末

云

變更持守

變更持守不可偏

為治之術有二喜作為者尚變更樂因循者貴安靜嗚呼何其持論之偏處心之私耶蓋天下之治非其蹈常襲故之為難而以運用變通之為不易非其紛更多事

之為可喜而以救弊而歸於中道之為可尚有改制之名而亡變道之實因更化之術而得善治之道夫如是能革一時之弊而不失立國之意矣大抵天下當無事之時國家之法度昭如日星祖宗之人民固如磐石於此時而為改絃之舉君子謂之疎天下當積弊之後變更起於意料之不及而弊源鼠穴事功隳於上下之偷安而世變波流於此時而為膠柱之說君子謂之陋是以善守法者不見其垢玩因仍之習而自足以享經

久悠遠之利善革弊者不見其紛更變亂之迹而自足以致安強平定之功以鳬驚持盈守成之規模而為車攻興滯補弊之事功則為治之術得矣漢唐陳迹類能言之請以國朝之事詳述焉我朝自建隆以來其論有四興國以後持守之論甚堅而不聞變更之術景祐以來變更之議雖紛而力為持守之道熙寧則以持守為可厭而過為變更之說元祐則以變更為可鑒而不失持守之意此二百年間為治之術然也昔我藝祖削百

年之根據合數世之瓜分社稷又安紀綱修明官莫重於三省而置給舍兵莫重於殿岩而歸樞府財用布中外而總三司吏治在州縣而置監司貂璫謹畏無唐人監軍之弊戚畹庶恪無漢人預政之嫌臺諫持天下之平士夫守天下之論國家尊嚴凜然太阿之出匣天下鞏固屹若泰山之四維太宗以道治天下真宗以文安天下大臣以重厚鎮風俗士夫以安靜守家法更張之議一切不用李文靖以此報國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

者一切不用每曰用此報國嗚呼賢相思慮遠矣王荆公為相置條例司論天下利害盡變祖宗法豈如趙中令李文靖得為國之體也改作之戒務作故事王公旦以此為相也

長編王旦言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真宗信之所言無不聽呂公蒙

正曰制度不可更也

長編淳化三年上謂宰相言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呂蒙正曰老

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擾之則亂近日上封求更制度者甚眾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胡公宿曰庶

事不可更也

長編嘉祐六年胡宿為樞密副使宿謹重而當重任愿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多更

張庶事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后也

是時也持守之論

甚堅而不聞更變之術仁宗景祐以來簾帷雖預事而

臺諫之公論不少恕內降雖干恩而大臣之封還不少

假儂賊雖擾而人心之本愈固西北雖警而邊帥之威

甚伸庶官求恩澤則戒之內之紀綱未嘗不正也

杜衍抑絕

僥倖凡內降積至十數則節封而面還之上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

以杜衍不可告人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多矣監司有不才則去之外之紀

綱未嘗不嚴也

范文正公為參政患諸司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昞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

司姓名一筆勾之富公曰則是一筆安知

然大而廟堂

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次而縉紳又次而草茅往往悼法制之不立傷政事之

少弛而我仁宗寧處於舒緩之勢而不敢有嚴刻之政

寧拂變更之請而不敢傷積累之業法制不立富弼言

之富弼作政要序云近來紀綱甚素蓋法制不立而淪胥至此也法令不行劉敞言之

知禮院使吳充坐謫罰禮生去官劉敞奏朝廷久安吏困因循稍激厲盡職未知如何而使充得罪大臣依勢攬威權無使聰明下蔽法令不行蘇軾則有蕩滌之請

蘇文何剡則有威柄之說長編仁宗以治體為念而一切置

之是時也變更之說雖紛而力為持守之道熙寧以來

大臣不念家法而為紛更之舉謂祖宗不足法而輕易



百年之舊章謂一月一變法而妄立一時之新政

呂惠卿

崔募之法行而役法壞保甲之法行而兵法壞經義之法行而科舉之法壞青苗之法行而賦斂之法又壞天子有變法之悔而安石不之悟同列有變法之譏而安石不之悟是時也以持守為可厭而過為變更之舉元祐以來大臣極溺救焚而力還祖宗之舊詔彥博居平

章而鑒前日少年之輕銳

元祐元年詔文彥博曰卿踐更二府弼亮三朝名聞四夷

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刑宜疾其驅副我虛用李

寧詔書到日可有與赴闕特授太師平章軍國事

常為戶部而革前日俗吏之征權

元祐元年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用

文士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

去保甲而軍心安罷新學而士心

正除青苗而民心固窒邊隙而夷狄之心服是時也以  
變更為可鑒而不失持守之意切嘗論之興國間國勢  
方強治體方定如人處富盛之初規模尚新器用尚精  
不過安居堂奧優游歲月而已此變更之說不行也景  
祐間國勢雖弱而人心和治具雖弛而邦本強猶人席  
富庶之餘上下和睦用度充足特其屋宇朴陋臧獲遲

鈍耳未敢撼搖其本根此變更之說亦未行也熙寧間固不能堪其悶悶之政然事之未舉者舉之而已矣勢之未振者振之而已矣豈容伐其本根此人處積痞之餘精神不運風采不足特以良劑徐理之一旦遽投烏喙之藥幾何不傷其壽哉元祐間蓋不勝其紛紛之病一弊之未去必去之一害之未除必除之不暇為揖遜救焚之謀此如人之痼疾必使疾根之盡除苟或謂勿使遽愈姑留其根幾何不貽其患哉嘗謂景祐守興

國之規模雖過於安靜不害其為景祐元祐革熙豐之法  
令雖遽於變更不害其為元祐愚之所惜者元祐變  
為紹聖紹聖變為崇觀紹述一語甲唱乙和莫助兩圖  
左序右列天下之事去矣所幸天意祚宋聖君中興紹  
興淳熙相繼復舊駸駸有景祐元祐之風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愚不勝惓惓於今日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八

宋黃履翁撰

將權禁衛兵權不可專

古者典兵之職分為將者無吝權後世典兵之職專為將者多貪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將出入於行伍之間奔走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將無常職固無徘徊吝權之意守衛之將從容於殿陛之際循徼於朝夕之頃兵有常守將有專權易有負固要上之心

古之聖人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甚微矣是故兵非不聚也而不得以調其兵權非不專也而陰有以制其權此成周盛時周廬清肅王宮尊嚴而無意外之虞者有由也夫何漢唐之慮不及此耶嘗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八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



有常守似若漢唐禁衛之制然攷之書稱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俾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是齊  
侯有握兵之重而不敢發兵太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  
握兵事權相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衛之有常守哉  
嗚呼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  
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為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  
軍為重唐以北禁軍為重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  
時初未見其為利害倉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

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者  
驕之府勢之窮者厲之階此其理之必至也周勃之平  
諸呂必藉南北軍以誅之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蓋  
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北軍為重  
耳

周勃傳

文帝之承大統亦藉南北軍以鎮之是夜即令

代邸舊人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服  
衆者亦惟南北軍為重耳

文帝元年初即大位是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嗚呼南北軍之在漢也如此夫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

外戚而漢事去矣霍氏內領尚書外領軍馬而又使其

子為奉車都尉領胡越兵其壻為東西衛尉領宿衛卒

啓異日之邪謀特以將兵之權足恃矣霍光傳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

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

女壻為東西宮衛尉後光薨宣帝更以禹為大司馬冠

小冠亡印綬罷右將軍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陽阿

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以特進領城門兵成帝世平

以特進領城門兵俱莽則始以右將軍兼衛尉後以大

司馬領軍事百官表莽以右將軍卒移漢家之鼎璽亦

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名變也武后時武攸宜歷左右羽林將軍總禁兵十年后之意蓋有在也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於是以前範敬暉為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禁兵尚在諸武之手則柬之無所措其謀

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引與定策以前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與李譔

李多祚等討賊就宮中迎中宗至元武門斬易之等中宗復位韋后欲圖不軌以從子

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宜之意也元宗時為臨淄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等羽林之軍相

率而應之故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抗衡則臨淄王

安得定其難

通鑑

嗚呼此禁軍之在唐也如此夫何一變

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微矣魚朝恩專神策之兵

代宗吐蕃之難魚朝恩以神策兵屯苑中劉國珍任大帥之權

宦者吐突承堆傳詔內常

侍劉國珍馬朝宗分領易定幽滄等州李鄘白居易等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任大帥恐為四方所笑兵要

政機勿使參預蕭復言之而不見聽

蕭復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

望太重是曹止可委官掖兵要政機勿使參預不聽神策禁兵乞付大臣柳伉及

之而不能

程元振傳柳伉上疏曰乞斬程元振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

帝聞公議不與  
乃下詔削官爵

西頭之勢乃重南衙高元裕言之而不

能行

敬宗宦官恣放大臣不得進見高元裕等諫曰今  
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權過宰相帝不能檢制

終唐之世北衙事權一出閹宦予奪廢置自如其意及

崔昌遐召朱全忠之兵以制之而唐亦亡

韓全晦傳全  
晦監鳳翔軍

劉季述之誅崔昌遐等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以全  
晦為左神策中尉全晦知崔必除己因諷李茂貞自選  
士四千宿衛崔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  
居南司全忠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  
此唐典兵之職

專而將得以稔禍也夫總熊羆矯矯之衆據虎豹岩岩

之關其志易至於縱肆其權易至於震慄非分其權奪

其志默制於冥冥之中又安能入吾鞭笞駕馭之術哉  
漢之南北軍唐之北禁軍即周人虎賁宿衛之意周人  
分其職於調發之時漢唐專其職於出入之頃此漢唐  
禍亂相繼不及周之遺意也遠矣方漢之用周勃宋昌  
唐之用柬之臨淄王權宜濟事已非漢唐之獲已況時  
變事易漢之所典者權臣外戚唐之所典者宦官小人  
無怪其事勢之迭變也噫復成周之美意革漢唐之陋  
政未嘗不嘆我藝祖之遠謀然嘗攷二司之顛末邇三

衙之源委而熟知其故矣侍衛司始於梁其名易世而

後定而都指揮則方鎮之軍校號也

五代史康義誠等論唐末方鎮之兵

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將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將則都指揮使乃卒伍之都長矣然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時史宏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並執國政而宏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



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  
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屬兩司矣  
殿前軍始於周簡天

下猛士為之而都點檢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  
通畧五代禁旅

無復舊制梁太祖始置侍衛馬步軍周世宗置殿前軍  
時募天下猛士上為都虞侯受詔簡其技藝精絕者為

殿前諸班上受禪悉因其制  
注引石林燕語曰殿前

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為三衙其實二司而侍衛司又

分置馬步軍指揮使兩殿前司亦參馬步軍總於都指

揮使故殿前司與馬步軍兩司三衙分天下兵而領之

此祖宗制兵之要也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名自梁起

宣武乃以鎮兵因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

將之至後唐明宗改為侍衛親軍其後遂不廢殿前軍

起於周世宗時太祖為殿前都虞侯詔天下選壯士送

京師命太祖擇武藝精高者為殿前諸班而都點檢位

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歐陽修五代史號精詳

乃云不知所始蓋考之未詳也自有兩司而六軍諸衛  
漸廢今兩司不特為親軍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  
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與漢周間史宏肇之徒為之異者矣漢周以來職位隆重

史宏肇之領宿衛也內與鈞樞迭相抗衡見外領節鎮

陵虐官吏

史宏肇傳宏肇遣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宏肇領歸德其

副使月率私錢千緡為獻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何  
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宏肇宏肇已謂  
潁已屬州而溫不先自白李重進之領宿衛也陰懷異

心自相猜忌異日勢窮猶敢跋扈

長編淮南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始與上

俱事世宗分掌內外兵權而重進以上英武心常憚焉  
恭帝即位出鎮揚州領宿衛如故及上受禪命韓令坤

代重進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不自安招集亡命增城浚隍陰為背叛之計九月己未重進反命石守信王審琦討之十月上親征重進盡室赴火死噫五季失圖國威不振擴然自肆

可也大明當天魑魅群伏蓋我藝祖籌之久矣其建隆二年也韓令坤平重進而歸表解軍職延釗賀長春而來又表解軍職而點檢之職臣下避不敢居於是天子

之朝綱振矣

熊克通畧曰建隆二年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從上親討李重進還又殿前都點檢

慕容延釗以長春節自澶州來朝並表解軍職閏月以令坤為成德軍節度使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開國謀臣一言悟主杯酒從容轉移間耳不復除矣

曩之侍衛指揮去而之天平曩之侍衛虞候去而之鎮  
寧曩之殿前點檢曩之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  
正間雖遙帶軍職而兵權實不在焉非心邪念冰釋雲  
散而如石如高如魏歸鎮幾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牖

下此豈無所自來哉

通畧建隆二年時侍衛副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副點檢高懷德

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侍衛都虞候張令鐸猶分典禁兵趙普屢以為言請授以他任上不得已乃各守信等與宴道舊相樂因曰朕與卿等昔嘗比肩義同骨肉肉豈有他哉而言者不已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優游卒歲不亦樂乎守信等謝七月遣守信為侍衛都指揮使領天平節度懷德為歸德軍節度審琦為忠正軍節度

令坤為鎮寧軍節度使並出鎮獨守信尚遙帶軍職注  
云時諸帥猶典衛兵一旦出之外鎮結以厚渥使以欣  
然釋去故終獲保全由是石高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  
歸鎮幾二十年貴重赫奕始終如一光武保全功臣不  
是過也長編上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問趙普曰天  
下自唐李以來凡易數姓戰鬪不息何也普曰此非他  
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治之無他伎焉惟稍奪  
其權天下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典禁衛但請授以  
他職上乃名守信等飲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  
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之樂吾終夕未嘗敢  
安枕而卧也守信曰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曰汝曹  
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黃袍加汝之  
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  
藩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  
曹為婚姻不亦善乎皆拜謝明日咸稱疾詔罷注及太  
祖與趙普意但不欲守信等典禁軍且豈不令守信等

各居方鎮耶太祖云為天子不若為節度使樂是欲守信等為節度也及開寶三年乃罷王彥超等節度蓋司馬記聞誤并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雖在三衙三事為一耳

兵之號令實在樞密其在三衙也即周命齊侯之意其在樞密也即周命太保之制分司散主體統聯屬使漢唐以來二千餘年間紛紛之變一旦盡去嗚呼藝祖之

規模遠矣哉

范祖禹奏議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天下京兵本於樞密有

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  
十年無兵禍也自唐李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  
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

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  
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本意

將才

論有事當  
知用將

國家無事邊塵不飛是時也可以言蓄將國家多事羽  
檄交馳是時也可以言用將當用將之秋而彷徨求蓄  
將之術君子謂之不知務何者將才未易得也觀其才  
於暇豫之際養其氣於舒徐之餘授之以險觀其智嘗  
之以難觀其決或蓄之以宿衛如漢人羽林之選趙充國甘  
延壽皆以六郡良家  
子善騎射補羽林郎或擢之於科目如唐人武舉之制

郭子儀由武舉為大帥

或求儒將於詩書禮樂之家

左傳

或取世將

於山西六郡之地

地里志

未戰而知其能否未用而知其

短長此無事之規模也若乃奔鯨觸網封豕荐食事起

倉卒呼吸風雨苟拘拘然恃蓄將之說毋乃激西江而

救涸轍哉雖然天下未用兵常有無將之慮而兵之既

用則亦未嘗無將亦在吾用之之道何如耳夫人無勇

怯有道使之則怯可為勇士無利鈍有道使之則鈍可

為利智可使也愚亦可使也廉可使也貪亦可使也功



可使也過亦可使也詩書元帥固可任而奴虜行伍亦未可棄閭閻名家固可委而山林藪澤亦未可輕精神以感召之氣類以招徠之擢頗牧於禁中走孫吳於堂下亦何至有拊髀之嘆昔漢高帝奮劒豐沛將未嘗素蓄也然齋壇一拜可以收無雙之信踞洗一見可以控爪牙之布步將騎將各隨所長則可盡曹灌之材能用將則將未嘗無也光武起自南陽將未嘗預蓄也然岸幘一迎可以屈善兵之援澠池一褒可以激巾車之異

步戰水戰各分所能則可以盡岑異之材能使將則將  
未嘗無也豈必蓄之而後得哉不然危機告急局面方  
新且欲擇而試之試而蓄之吾恐授鉞之命未下而赤  
白囊之警已趣矣嘗觀康定慶厯初西事頗興劉平既  
斃康定元年李士彬被元昊將所擒抵延州之下劉元  
石元孫合軍救延州至三川口遇賊諸軍爭奮殺賊  
以輕兵薄戰官軍却黃德和驂馬遁與元  
孫皆被執圍延州凡七日會大雪解去任福復敗慶  
元年謀言元昊謀寇渭州韓琦移鎮戎軍出其兵使任  
福擊賊桑澤為先鋒朱觀武英繼之琦面受方畧勢未  
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擊之福屯好水以朱觀  
武英屯洛川邏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

不繼福力戰身被十餘鎗而死王珪望見福麾幟尚在進戰為飛天中其目死平時所謂將者

皆不足恃矣而用兵之久則武衰拔於部伍

狄青本鄜延黥卒為

巡檢司指使寶元二年西賊寇保安青擊走之為右班殿直

世衡擢於下僚

种世衡故之兄

子也以放蔭為將作主簿後僉判鄜州建築城青澗開營田二千頃又課民射人人皆精賊不敢近韓范

二公奮於儒生卒能屈西賊之膝

韓琦范仲淹分帥陝西軍中有謠曰軍中

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建炎南渡初王師屢挫杜

充降敵王燮憤軍當時所謂將者不足恃矣用兵之久

則如師道出於名家顯忠起於軍陣張劉大將振於偏

裨卒能褫強敵之氣天生將材豈啻於前而豐於後哉  
則亦祖宗將將之道至此有以使然也昔裴度論憲宗  
平河西曰豈朝廷威令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  
服其心耳此用將之道也以劉潼激之則高崇文不敢  
不盡力以李光顏愧之則韓宏不敢不聽其命豈非裴  
度所謂能服其心者哉嗟夫委兵柄於人手使之盡其  
死力以拒敵此非朝廷大有以服其心不可也不有以  
服之則其心輕朝廷之勢慢朝廷之令雖有克敵之功

而他日猶有不可測之患肆我藝祖立極猛將疊出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之應哉用將之道我藝祖蓋得之  
矣郭進之在西山軍校越訴則執以賜進此感之以誠  
也政要郭進在西山有軍校詣闕訟進不法事太祖曰  
進御下嚴此人有所懼而誣之使送與進令殺之進  
表謝會并人入寇因曰汝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  
并寇如勝即薦汝其人踴躍果致克捷進即乞遷職  
曹彬之請使相官恐大隆則寧賜以錢此勉之以權也  
曹彬伐江南上始許以使相及還上曰今方隅尚有未  
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隆肯復力戰耶更候我取太原  
因賜錢五十萬王全斌伐蜀則脫裘帽以衣之此結之以恩也

王全斌伐蜀冬大雪太祖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漢瓊等此尚寒西征將帥衝犯霜雪遂解裘帽賜全斌漢瓊等伐江南則出匣劍以警之此懼之以法也

長編開寶四年討荆南以

匣劍授曹彬曰副帥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是以感者奮勉者銳戴恩

者思報憚法者知誅東征西討所向必克今日欲求用將之術願以藝祖為法

將帥協和

將帥相協則成功

將帥以公心相處則以之成事功而有餘將帥以私心自用則以之圖事功而不足嗟夫疆場之事甚重兵戎

之寄至艱局面不常事機沓至呼吸之頃有雷有風進退之間有存有亡所恃以推敵人張吾軍者將臣閫帥相與戮力也豫之一卦雷出地奮而隱然有和豫之意聖人以此為建侯行師之利則師不可不和也明矣大抵將帥以公心相處則協力於推車之日合謀於濟舟之頃攻守有殊勢必審訂其可而後行進退有異機必參酌其宜而後決或對壘以攻其腹或間道以擊其背是故廉藺惟能先公家而後私讎所以安趙於九鼎

廉頗

蘭相如

李郭能以忠義相許涕泣自誓所以濟唐之中興

李光弼郭子儀等

故曰以之成事功而有餘將帥以私心自用

則無率然相應之形為軀蟄自蔽之計此欲主和而彼

欲主戰此欲進擊而彼欲退守以節制自居者而不知

傾心以相與以兵權自任者而未免角立以相異故崔

浩桓溫之不協則連年北伐而無功

通鑑

鄧艾鍾會之相

惡則西師雖勝而無益

同上

故曰以之圖事功而不足噫

戰勝攻取非獨智之所能為必有賴於協謀之力摧堅



挫銳非獨力之所能舉必有資於犄角之助此一公一私之間國家之安危兵師之勝負未嘗不相關也安可以睚眦之私嫌纖芥之小隙而敗乃公事哉嘗觀春秋之時寧之戰振旅入國士燮後歸不敢掠主帥之名策勲勞將卻克先遜不敢掩諸將之功師克在和安得不勝左傳邲之戰師方及河荀林父欲還先穀欲進鄭如晉師彘子欲從欒武子欲不許師既不和安得不敗左傳嗚呼君子觀春秋成敗之迹則膺制閭任總戎者可不謹



我國朝南征之師曹彬以所造之舟成浮梁我師其渡

長編王師趨池州守將郭彥走彬入池州先是郝守濬集丁匠自荆南以大舡載竹筏并下朗下黃黑龍船為浮梁或謂江闊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碑口彬敗江南二萬衆於采石磯詔移石碑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作成不差尺

潘美以所部之衆獲浮梁我

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師其渡

初決秦淮江南兵皆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騎數萬豈限此一衣帶水而

不徑渡乎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兵將沂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鄭賓等七人此

曹潘相助之功豈謂議論素不相合而自異耶

曹彬潘美二人

議論素不相合

西伐之役劉光義沂峽流而上以攻其東

長編劉光

義入峽路連破寨殺其將索德宏奪戰艦二百餘艘初蜀於夔州鑠江為浮梁上設敵棚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曰汴流至此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乃以戰棹夾攻光義未至鑠江二十里捨舟前達浮梁復引舟而上遂屯兵白帝廟光義發夔州方施開通等州刺史皆迎降王全斌修閣道而入以攻其西川同王全斌以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不如分兵修棧約會於深渡可也彥進白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分三道擊大破之此劉王相協之力豈謂入蜀有

先後而自疑耶

長編遂州降光義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欲屠城曹彬禁之乃止先

是王全斌既入成都後數日光義始至昶遺餽如初詔書頒賞亦無差降兩路將士始有相疾澶淵之

捷回鑾賞功保吉謂指揮方略皆出繼隆謂宣力用心不及保吉此契丹有請和之舉其與李愬訟裴度之功

異矣

同上又李愬傳

西事之興分閫制敵范仲淹則版築自守

仲淹帥延州遣子純佑與趙明先掠其地引兵隨其後至柔遠始號令版築旬日城成賜名大順環慶自是寇

益韓琦則出兵與戰此軍中有膽破之謠

事畧范仲淹韓琦經畧西

邊俱有威名軍中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骨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其與辛武

賢沮趙充國之謀遠矣

趙充國傳

中興諸將間有不睦一念

國事釋憾結歡方江上之師未發也二大將失和其心

不相協矣世忠一聞結友之事即欲負荆以謝光世

小歷

紹興四年劉光世屯建康韓世忠屯鎮江以私隙未平上諭世忠曰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謀議者謂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及江上之師既發也三大將體敵其心若不負荆以謝

相下矣光世一聞滅怨之說遂先致書以約韓張

同上

軍在馬家渡張浚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時私隙莫肯協心工詔魏矼諭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矼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渡淮之後韓世

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

渡淮之後韓世

忠欲借兵而張俊拒之趙鼎既責俊而又遣楊沂中以

往然後可以集事

六年初俊在淮上謀渡淮北而韓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

助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俊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軍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乃責俊當稟行命浚奏俊終不肯分軍鼎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保淮之舉韓世忠業已進兵發密入衛浚曰此上策也

而劉光世乃欲棄去張浚既責光世又令楊沂中以往

然後卒以殄寇

同上劉豫兵渡淮入寇先令劉麟等偽胡服於河南千百為群人皆以金為合

兵劉光世奏廬州難守且干趙鼎欲還太平州張浚奏敵數少奔命決不復來此必皆豫兵張俊劉光世皆請

益兵衆懼欲退合肥之衆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韓世忠統兵過渡遇敵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賊得淮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一有退意大事去矣上手書報浚覽所奏甚明劉光世已捨廬州而退浚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光世之衆曰若遣王德進至金前正遇麟游兵敗之浚遣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沂中悉衆以出至李家灣大破其衆猊逃去麟亦望風而遁

大抵兵重事也其

謀事則貴乎和其存心則主乎公以之用師何向不克以之禦敵有動斯得矣然又論之協同心力奔走事功此人臣之功也駕馭英豪役使勇智此人君之權也昔

者憲宗淮西之役兵在韓洪是洪未嘗與裴度同心也裴欲破賊而洪則倚賊為重一時之事可謂難矣惟憲宗之意向一定故度得以奮然而勇往觀其賊在則歸闕無日之言而淮西已定矣所謂韓洪之謀豈不卒游於廟筭之內哉武宗澤潞之役兵在何洪敬是洪敬亦不足以知德裕也諸將欲戰而洪敬猶未動他人處之豈不為之失措惟武宗之意向一定故德裕得以竭力而從事觀其威斷貴定之言而澤潞不足平矣所謂洪



敬之謀豈不卒歸於鞭笞駕御之下哉然則國朝平僭  
偽破勁敵諸將所以同心効力於驅馳之間者固制閭  
將臣之忠亦祖宗鞭策籠絡之有其計歟

邊將

待邊將寧  
過乎寬

善將將者莫如漢高帝不善將將者亦莫如漢高帝方  
劉項相持之時勇將謀臣雲合輻湊毛髮絲粟皆歸帝  
駕馭之下故登壇以拜推食以賜感其心也

韓信傳

跽洗

以見供帳以待折其氣也

黠布傳

捐金不問讒言不疑示

其誠也

陳平傳

或擢於降虜之亡卒

韓信

或拔於販繒之匹

夫

灌嬰

或取於吹簫之羈民

周勃

顛倒掌股不知其術昔孫

綽所謂高祖馭虎光武馭龍石勒嘆曰若遇漢高祖當

北面事之則帝將將之術亦高矣然天下已定之後環

視四顧無一足恃慨然有感於安得猛士之歌信亡於

胡布亦通於胡

韓王信  
樂布傳

各圖飛揚難施籠絡是何得其

用於前而乏其用於後耶蓋帝知御將之道而不知御  
邊將之道也夫所謂御邊將者寬繩尺假事權俾之展

布四體母為雲中差級之守

馮唐傳  
論魏尚

布誠心去讒言俾

之得效死力母為河南代任之將

祖逖守河南因為讒  
言所間命戴若思代

之久其歲月軍民素孚如襄陽峴山之愛則絕南顧之

憂

羊祜守  
襄陽

予其軍祖士卒效力如鴈門幕府之利則免

北寇之虞

李牧

自予自奪而無掣肘之患或進或退而無

中制之嫌有兵足以自固有財足以自用士卒感其恩

吏民愛其德敵國畏其威不然御之如東濕待之如詐

狙此信布所以有通胡之志者亦高帝之術太嚴矣譬

如養鷹本以搏擊也慮有凌霄往往繩束太甚彼固帖然不敢高舉亦安能從禽哉大抵守將之權與攻將異寧過乎寬毋寧過乎嚴寧用乎恩毋寧用乎法則操縱闔闢之權妙矣吾觀高帝之術窮於御將未嘗不三嘆我藝祖神謀妙算之高也方僭偽砥平蓬孛雲豁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帝之所用御將之術固嚴矣至待邊將又何其闊畧寬厚耶且平蜀之將掠人子女

政要乾德中責授節

度使王全斌崔彥進為留後左衛工將王仁贍為右衛大將軍制授內客省使曹彬宣徽南院使侍衛都指揮

使劉義允節度使皆收蜀將帥也初孟昶降全斌等不能正身率下爭取珠玉及取人婦女太祖聞蜀復亂及全斌歸闕太祖召王仁贍詰之仁贍徧指諸將過失求欲自解太祖曰納李廷珪妓女開德豐庫取珠貝亦全斌等耶富弼釋曰賞罰人主之權衡用其權無他賞當功罰當罪而已全斌雖有平蜀之功貪恣不法復致蜀亂故不可不貶降曹彬有功無過故當顯用也賞罰如是之明宜乎將相盡力

守關南之將亦

掠人子女

事畧李漢超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貨而不償者太祖問曰汝女可適何

人曰農家也漢超未至關南如何曰歲苦侵暴太祖曰漢超朕之責臣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喻漢超曰亟還其女并貨勿復為也而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平

蜀之將掠人財物

上見

守關南之將亦掠人財物

上見所犯

同也所罰亦同可也今也責全斌而不責漢超我太祖  
何意也曰明其約束正其典憲待攻將之法也寬其法  
制略其細故待守將之法也嗚呼豈特待李漢超之恕

哉有訟郭進者則反付郭進

政要郭進在西山有軍校指訟進不法事太祖曰進

御下嚴此人有過懼而誣之使送與進令殺之進表謝

會并入入寇因曰汝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并寇

如勝即薦汝其人踴躍

有間劉進者則反賚劉進

政要

招討將劉進勇力絕人以少擊衆并人患之為臘書間

進嘗師得之以聞太祖令械進送闕下刺史李謙溥工

言聞進為并人所惡此乃間也帝或二十年或八九年

悟輝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

何任之之專也

長編慶厯八年張方平上言祖宗任李漢超賀惟忠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等

或二十年或猶八九年假其事權畧其細故不為間言移易又不與高官使其志未滿不急於為善也或

予以租賦或聽其貿易何予之之厚也

寶訓太祖留心諸帥命漢超等

以禦北虜郭進等以禦太原趙贊等以備西戎堯樞之利悉以予之聽其貿易凡軍中事許便宜二十年間無

西北之憂或閩外之事一以付之

咸平四年楊億奏疏太祖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

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才五六十人而已閩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復用能士卒致命羗戎畏服

或軍中之事許以便宜

寶訓見上

何待之之寬也用能士卒

致死羗戎懾氣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者有由矣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三邊鼎立諸閫碁布正事機杳至之秋欲講明御將之術請以藝祖為法

講武

論古今講武之制

昔成周盛時越裳底貢肅慎來朝天下若無事矣而周禮一書講明武備若不能以一日安嗚呼聖人之為國慮也遠矣哉嘗觀周制其在春夏也有振旅爰舍之制食貨志春振旅以蒐夏爰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武焉其在秋冬也有治兵大閱之制見上是四時皆教也其辨名號也有縣



鄙家鄉官野之異

禮夏官

其辨旗物也有諸侯軍吏鄙野

之異

同上

是內外皆教也四時皆閱其隸之也精內外遞

教其用之也利此成周所以得持守之道歟自秦以講

武為角觝之戲隸兵之法間見秋冬而四時之制遂廢

前刑法志春秋之後強吞弱小並為戰國魯講武之禮  
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更名角觝先王之禮設於涇

樂中矣又月令孟秋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季秋天  
子乃命田獵以習五戎至孟冬乃命將相講武習射

秦銷鋒以為罷武之計隸兵之法僅行中都而內外之

教又廢

秦銷鋒銷鋒為金人十二

漢興鑒秦其當時教兵之法畧備

焉內有乘輿之制外有都試之法然乘之以孟秋而志

魏禮曰十月

後禮儀志立秋之日自郊禮始畢乃揚我威斬牲薦陵廟還官齋束帛以賜武官皆

隸兵法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龜劉兵官皆隸孫吳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劉昭補注曰月令天子講武習

射御角力盧植曰角力有如漢家乘之引蹶躅踰之屬也餘見下注都試以八月而傳翟

義曰九月

前漢延壽傳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注郡守八月都試餘見翟方進子義傳云雖

秋冬行禮非有古人四時之制然內外隸兵其法猶有

遺意其在孟秋則乘輿御戎路執弓射牲齋束帛賜武

官俾隸孫吳之法習戰陣之儀其儀甚設也

後禮儀志立秋之日

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射執弩射牲以鹿麋太其  
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驅送陵廟還宮餘見上其  
在十月則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之士為八陣之  
法其事甚重也

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

其儀雖異其說雖別然皆

以乘輿為名此漢京師講武之制然爾其在諸郡則每  
歲八月有郡守都尉課都試之功凡車騎材官樓船各  
習焉故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是已

高帝

紀十一年七月上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  
中尉卒三萬人又應劭注曰材官有材力者又張晏曰  
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驅戰陣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丞  
長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樓船邊郡將萬騎行陣塞

又前漢燕王旦傳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折免之其在王國則講武之秋有內史中尉行都試

之事凡平時皆不擅發焉故武帝賜燕王旦書曰非教

士不得召是已

前燕王旦傳賜策曰毋乃廢備也非教士不得從召顏師古曰凡邊之備不可

廢張晏曰言不素習不得應召此漢郡國講武之制然爾光武起自兵

間久厭武事由是罷尉侯之職無都試之役廢車騎材

官樓船之士惟京師隸兵而外之武備盡弛矣

光武紀建武三

年罷郡國都尉官後百官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惟邊尉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又建武七年令國有衆

軍並多精勇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  
還復民伍又建武二十二年詔罷諸邊亭侯吏卒云云  
推原其由蓋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試

士僭擬不道誅

本傳御史按延壽在東都試騎士治飾  
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黃赭方領駕

四馬傳棧建幢榮植係羽戴車歌軍功曹引軍皆駕四  
馬戴榮戟分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  
敕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叱楚歌延壽坐射室  
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挺羅后令騎士兵  
車四兩營陣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威  
車走馬盜驂望之効奏延壽上僭不道坐棄市噉音咄  
叱他鈞切鞬切而翟義之討王莽王莽傳東郡太守翟  
義都試勒車騎因發  
莽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  
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共讀曰恭

李通之勸光武

李通傳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弟

謀議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皆

因秋試之日因動軍旅誅守長號令起軍旅光武懲之

遂罷其事又自以國有衆軍並多精勇

見

可無假於外

郡兵也遂一切罷之專以國軍為用其後國軍疲於奔

命殆不可繼又於邊郡置義從諸兵

段紀明傳成帝延禧四年冬上郡沈

氏隴西牢姐烏娛諸種羗兵寇并涼二州紀明將湟中義從討之凉州刺史郭閎貪其有功稽固紀明軍使不得進義從從夕鳴鄉皆反叛閎歸罪於紀明朝廷知為閎所誣詔問其狀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須郡等諸

種羗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勢  
轉盛涼州幾亡復以紀明為護羗都尉明年春羗封繆  
良多郡律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二十落詣紀明降  
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紀明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  
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紀明復擊姐勒種斬首四  
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擊當煎種於湟中大破之  
首虜數千人兄破西羗斬首二萬三千級虜生口數萬  
人馬牛羊八十萬頭降者萬餘落永康元年當煎諸種  
復反紀明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  
餘級西羗於此弭定而東羗先零等數寇擾二州建寧  
元年春紀明將兵萬餘人與先零諸種戰於達義山虜  
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驅牛馬羊等二十八萬頭東羗  
盡外兵既重則內伍太弱是以京師有變則邊郡長驅

而至

何進傳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素紹亦素有謀遂  
與紹定籌策以其計白太后不聽後進為尚方監

渠詐以太后詔斬進進部曲將吳康張瑋聞進被害袁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勒兵捕宦者二千餘人董卓遂廢雖漢之亡因於宦戚爭政使邊兵不熾漢之亡不若

是之速善乎應劭之論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車騎材官之後官無警捕實啓戎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取辦黔首不及講其射御驅之以即強敵是以每戰常負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迹其禍敗光武豈能逃其責哉

百官志注應劭漢官曰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詩美公劉匪居匪康入耕出載乃還既糧干戈戚揚四



方莫當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  
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煙蒸電散一切取辦點  
首翬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驅之以即強敵  
尤鳩鵲擁鷹鷂豚羊弋狼虎是以每歲良負王旅不振  
張角張挾以為遐近搖蕩八州並發煙炎逢天牧守梟  
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召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驚  
縱橫多僵善良以為已功則貨冀土哀夫民切流遷之  
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迹其禍敗豈虛也哉  
我太祖加意軍政其講之有常練之有法四時講武之

儀著之開寶通禮可覆也

仁宗天聖中李淑儀閱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儀初

疆侯未平多親閱武試按駁角射

或大閱西郊

建隆三年閱武西郊上曰晉邊衛兵數十萬然

可用者寡朕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悉為精銳云云

或習戰朱明池

乾德元年鑿池朱明門外

選卒號龍虎  
軍習戰池中

或閱兵講武殿

乾德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屬侍衛

司擊刺騎射悉為精銳而見用老弱怯懦安於剽賈而

不辭

建隆二年令殿前侍衛及非兵騎勇者一其籍老弱怯懦者處之剽賈

百萬號貅一

可當百東征西討飄乎振蕩吁有由矣太宗真宗承之

軍容愈肅興國間築楊村臺大閱

同上太平興國間築臺楊村備大閱之禮

咸平初幸飛山教場訓練

同工咸平初闢場東武原發卒會村其后幸飛山教場躬

親訓

故千乘萬騎周旋如一

太平興國二年崔翰分布士伍建五色旗以號令士

卒每教旗指授則萬乘千騎周旋如一甲  
兵之盛近代無比工悅乃以令嚴賜翰

殿庭進退容

止中節

至道元年上閱武便殿衛士有挽弓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綽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東西

列陣觀其進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廡間數百人爾猶有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哉

近京

補禁衛皆為精兵

咸平四年募近京強士補禁衛詔高峻教閱行伍整肅上曰昨日村民皆

為精兵矣

祖宗之不忘武備也如此雖然此京師閱武之制

也然州郡所存率皆疲弱循習已久外備不修大郡給

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名曰長吏實同於人滁州

守禦代以白直淮陽重鎮與滁無異去滁而黃復不及

滁即三郡推之他可知矣

三年王禹偁言太祖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太宗嗣戴天

下一家義者乃合江淮諸郡毀城隍弛武備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於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漕關中城無入守禦乃以白直代主關閉及從淮陽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池器甲復不及滁陽萬一竊發何以支吾望令江淮郡許置全城守禦軍士二三百人

嗚呼祖宗之意有在也蓋太祖鑒前代之弊收

藩鎮之權天下精兵悉萃京師况定都陳留四無扞蔽其勢必為居重馭輕之道

張方平言京師古之陳留郡四通八達之地都城四面而

無險阻之固藩籬之限太祖始制藩鎮之權屯兵於內

選諸道驍勇者稱禁旅

乾德

三年令天下官吏擇本道籍其名選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取禁直伉健者隸親軍

太平

興國三年後先親閱禁軍取伉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故在內而強在外而

弱在內而勇在外而怯也自王元之一言於咸平三年

之間上見稍稍修置外兵增氣陝西之保毅選中者得升

則置於咸平之四年

四年詔陝西民五家出一人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吳倩與

運使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餘人其沿邊先選中者亦升為禁軍號保捷云云

沿邊之振武簡

集者得補則置於景德之元年

元年陝西運使言西南沿邊諸州於保毅之軍

內簡金成振武軍四十指揮自立北軍邊聲頗振戍不敢寇

河北之禁軍由廂兵而

教習者得預則置於祥符之九年

又上封者言諸路廂軍無使征役祥符九

年詔河北金城揀料本城廂兵  
五百人置營教習升為禁軍  
然猶未盛也慶厯初西

戎阻命始黥民兵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既  
增保捷又置宣毅比及三年又置保毅內外通置禁軍

四十餘萬通三朝共八九十萬而鄉軍廂軍不與焉而

後兵大備矣

張方平言康定之末慶厯之初議刺民兵  
極論其害今日果然太祖朝兵不及十五

萬太宗朝不過四十萬祥符已後稍稍消伏向因西戎  
阻命始籍民兵俄黥配補軍籍升諸州廂軍以充禁旅  
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  
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厯三年因王倫  
張海等賊於江淮荆浙福建諸路又添保毅等二十四  
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餘萬人通三朝兵八

十萬其廂軍鄉軍軍大抵人無勇怯有道以作之則怯  
議軍不與此數云云

者亦勇人無強弱有道以教之則弱者亦強愚觀慶厯  
以後士氣益伸邊威愈壯外而蛇豕甘心請命內而狗  
鼠逆迹不存者無非教閱之有時訓練之有法耳今之  
兵容何如哉夫近而三衙本拱扈宮城以為根本之地  
也遠而諸軍本屏翰州郡以為爪牙之計也今試觀之  
以戈矛器刃自淬者幾人以弓弩箭鏃自厲者幾人以  
心膽膂力自奮者幾人殿步諸司皆市井浮浪之徒諸

路禁旅盡田中脆弱之夫果能驍勇過人如武雄之軍

乎

乾德中籍諸道驍勇兵送闕下太祖團結為武雄軍

果能分教戰勝如陝西之

軍乎

實元間元昊叛命屢戰不利范仲淹隨部分而宣教之朝廷推其法於諸路與夏人戰敗之聖政

借差借占留者甚衆虛額虛名差破者甚濫三司雖有

旬教月教春秋大教然反以是為官吏賞賜軍將燕犒

之目何有於較藝諸郡春秋二教雖差按教之官然反

以是為路分鈐轄弄權搔擾州縣之資何有於按閱乾

德嘗自閱侍衛一司矣

見上

至道嘗親閱衛士矣

見上

熙寧



中嘗禁私役禁軍矣

熙寧中私役禁軍雖經郊  
赦復求不與親民差遣

淳熙初

嘗責守臣教閱矣

聖政淳熙二年上曰諸路某軍士軍  
弓手須常教閱禁在守臣遣戾坐罪

今誠能舉是制而行之則治兵蒐卒其庶乎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九

宋黃履翁撰

軍政

論漢與祖宗之政

甚矣軍政不可一日廢也夫聚天下不逞之人而授以兵家不仁之具其氣咆哮而難制其心頑獷而難服非法足以求其心思足以效其死威足以制其生死之命則百萬熊羆錚錚佼佼安能入吾奔走之下哉嘗觀三代之下而能得制兵之道者惟漢可取其卹兵也寬其

待兵也嚴其制兵也整肅其名兵也周密夫恤之以寬則人知自勉待之以嚴則下知自戒制之以整肅則無玩意名之以周密則無姦心是以終漢之世晏然無事

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

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吾觀從軍有勞得以復除高帝紀三

年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譴李廣傳漢下廣吏更當廣亡失多為

虜所得坐當斬贖為庶人金布著令尤恤死事金布令曰邊士卒從軍死者將為續傳歸

所居給以羽林既死特錄孤兒前百官表上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俊勇名

衣棺云云

曰羽林騎又取死事之子孫養羽林營號曰羽林孤兒羽林有令

其卹兵也寬矣然力

功增級者幕府已察

馮唐傳雲中守魏尚坐工功首唐差六級下之吏削其爵亭徼

不治者出警必罰

食貨志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干

里無停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捕降為虜者詔書加詰

楊僕傳南越反拜為樓船

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使復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間尋愜復有斬

將摩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云云推此心以在江外江

海之間可得信乎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

逗撓者有誅

韓安國傳楊敞坐逗撓誅後期

者有誅

張騫傳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

斬贖為庶人

畏懦者有誅

前功臣表張騫元朔二年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楊僕

元封四年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金為城旦

其待兵也嚴矣以制兵

之意言之則京師之兵僅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

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維也

按後百官志光祿勳注官

衛士八十一人

又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又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羽林左騎八百人羽林右騎九百

人又前百官表云諸郎守門戶出充車騎多至千人總而計之光祿勳有四千三百九十九人按後百官

志衛尉卿一人注漢官儀曰衛士六十八人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南宮衛士負吏九十五人衛士五百三十

七人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北宮衛士四百七十一人又右都僕左都侯衛士共百九十九人又宮掖門凡

七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百二人蒼龍四十人元武  
三十八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百二十四人東門百二  
十人朔平百二十人總而計之衛侯所有一千五百一  
十三人又北軍五校各領七百人長水領七百三十人  
又執金吾五百二十人總而計之有二千五十人以宮  
掖門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其十  
二入止領一校多不過千人合四者計之則京師之兵  
止餘萬人既有光祿勳又有衛尉又有五校執金吾等  
官都試之後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預而必

欲俱會欲上下之相察也

前高帝紀材官騎士習射御  
馳驅戰陣常以八月太守都

尉令長丞尉會  
都試課殿最

伍符素備以正什伍

馮唐傳尺籍伍符  
注李奇曰尺籍所

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二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  
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郡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

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

游徼亭長以防盜賊

前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

皆有丞尉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秩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鄉亭亦如其皆秦制也其整肅何如我以名兵之意言之始用

羽檄以名天下之兵

高帝紀十年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

注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名也其有急事以鳥羽挿之示其速也魏武奏事云邊有警輒露檄挿羽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帝紀膠西欲擅發兵而弓

高誥之自圖

吳王濞傳漢將弓高侯類遺膠西王卬書曰云云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

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侯執金鼓見言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軍王對



曰晁錯變更高帝法令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聞錯已誅卽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誅錯為不善何不  
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乃出嚴助以節發  
詔書為王讀之曰上其自圖之王遂自殺  
兵而郡守拒之不從東本傳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  
蚡蚡曰云云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  
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大守欲拒法  
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其周密又何如哉蓋高  
師古曰以法拒之為無符驗也

帝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為四百年之規模遠矣至我  
國家本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為重也然承五代破碎  
之餘其紛紛謀亂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聚

以為兵其所以隄防制御之術不得不曲防周慮厚祿以畀之重罰以警之明法以節之分權以防之列聖相承緝熙燕謀其視漢家之法又遠過矣代蜀名帥超授

醲賞

行狀王仁瞻歷諸將奢縱不法冀以自解止言謹畏廉恪惟曹彬一人耳太祖怒下全斌吏即授

彬宣徽南院使彬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代設有

微累仁瞻肯惜言哉

典兵舊臣皆蒙厚祿

符彥卿等罷兵解職皆畀以厚祿以享富貴

備邊諸將悉予市租

郭進李漢超賀惟忠姚內斌等備邊其筦榷之科悉以予之畧其細

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

若寬矣然王仁瞻之貪慾則下之吏議上

見

潘美之驕伐則警以匣劍

聖政編年太祖征荆南以匣劍付曹彬曰自副將不用命

有罪犯者得斬之潘美等皆為之失色

又未嘗不嚴也此待將帥然爾御

龍扈從特命增給

太祖以御龍直從郊祀從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擊鼓上訴帝怒

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烏有例哉命斬妄訴遂廢其班

沿邊戍卒時賜絹襦

興國八年

詔河北河東沿邊戍卒人賜黃絹襦一京師內外諸軍人給米一石

巾屨端布出自特旨

緡錢薪炭或行泛恩

增釋兵卒名額不一輕重不同故隨其等降為之月糧料錢衣賜不

使過分祖宗時或賜巾屨紵衣或賜緡錢端布或賜草茶或賜鮮米或以霖雨賜蒸或以春寒賜薪炭其諸修

城浚河守東綱運皆時賜緡錢襦袴之類悉出於非時特旨也

若寬矣然武雄之肆掠

則百卒竟誅

乾德中藉諸道驍勇兵送闕下太祖團結為武雄軍凡百餘人白日掠人妻女於城

下帝怒川班之妄訴則全軍俱廢

乾德中收蜀精兵置川班殿直廩給與御

龍直等開寶四年太祖以御龍直宣從郊祀特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擊鼓工訴帝怒曰朕之所與即

為恩澤烏有例哉命斬妄訴遂廢其班

酒坊之兵士作過則罪及主將何

言太祖酒坊火發本坊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田處岩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

又未嘗不

嚴也此特士卒然爾不特此也軍士衣不得過膝蔥韭

不得入營無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

也營在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糧在城西無怠

志也其制兵之意可見其整肅矣

張方平言太祖訓齊兵法甚嚴軍人不得

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蔥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又置更戍之法遠妻挈外戌之日多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每月請糧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給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故士卒足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今則異矣衣服驕侈所授廩給一身不足妻子飢凍豈能不歸怨於上耶

又不特此也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其名兵之意可見

其周密矣

范祖禹言伏見樞密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

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變自唐李

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廢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在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

皇朝之制大臣平章先軍而後國羣臣出守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監曰軍器官曰參軍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故其恤之寬待之嚴制之以整肅名之以周密無不置其慮者宜也愚敢以祖宗之政望今日不但以漢之政望今日

軍器

言平時當備兵器

昔胡安定之始在湖學也講明邊防必專置齋

胡安定在湖學

也治道有齋水利有齋邊  
防有齋門人皆傳其業及監作院也訪尋利器必精

技能

胡安定監某處作院

夫安定道德之宗師也其於兵事為尤

熟則儒者烏可以軍旅未學為辭而不之講哉夫徒手而遇盜雖賁育無如之何操筆而遇敵雖童子不知所避甚矣兵器之有切於國家也有備則氣勝無備則氣沮理也亦勢也易之利於睽陳於萃聖人蓋思之審矣愚嘗究其本末在周則出於民在漢則出於官雖所在之制不同而所重之意則一也自今觀之周制其於鄉

也鄉師既簡兵器矣

地官鄉師簡其戎鐔旗物兵器

族師又簡兵器

師族

合其卒伍簡其兵器

縣師又備兵器

縣師若有軍旅則會其車人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

其於遂也遂人既簡兵器矣

遂人簡其兵器

里宰又比兵器

里宰

掌備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

稍人又帥輦輦

稍人作其兵徒輦輦

夫惟器械

素備兵甲素精一旦有警用之無缺是時也釋耒而戰

捨戈而耕良農皆兵卿士皆將此兵器之在農者是也

漢制其在郡國也則有庫兵

漢成帝紀元始元年立上郡庫如淳曰漢北邊郡庫

官之兵器所藏燕王曰傅領庫兵掌漢官志注云處尉徵長亭長皆習設五兵

或置工官

潁北王翟



有工官南陽苑秦長官銑官濟南東平交有工官  
銑官泰山東秦高有工官羸有銑官見地理志 庫兵

以筭賦為之  
高帝紀初為筭賦注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以治庫兵車馬 而工官與

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  
見其在京師也 則有武庫掌於

中尉

百官表中尉武帝更名執金吾有武庫主兵器

而天子又自有若廬考工

室若廬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

官表少府屬官有若廬考工室如淳曰若廬藏兵器讚曰考工主工作器械

夫惟外有庶官

內有列卿工匠器械咸精其能是時也邊吏拒寇者得

賜武庫兵

母將隆傳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餘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

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拒寇者得賜武庫兵邊兵不足者得發

工官兵

食貨志武帝時邊兵不足發武庫工官兵以補之

此兵器之在官者是

也周之在民以兵農為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

之後愚之所取者器械既備周果中興宣帝之威仲南

北所恃器械之精耳其視秦之銷鎔唐之銷兵

秦銷鎔以鎔鑄

為金人十二唐穆宗朝蕭詵議銷兵

何止天淵哉昔我祖宗之定天下而

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其於武備尤切留意造兵器者十

日一進課其功也

曾子固文太祖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院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課之旬謂

上親閱之作典軍器者十餘年不易專其業也太祖使魏丕典

治之功盡矣作坊十餘年器械精明床子弩墮七百步丕增至千步或幸弓矢舍賜及作工太祖

幸司弓署按循作工賜以布帛或幸軍器庫加賞主吏真宗幸軍器監加賞主吏勉

其職也或作坊歲造凡三萬或諸州歲造凡六百餘萬

豐其積也曾子固文太祖作坊歲造甲鎧其裝鎗劔刀鋸器械箭筈簫蘆皮笠弩撞床子弩凡三萬二

千又弓弩院歲造弓箭弦鐵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箭剪劔甲兜鍪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

造佳器凡諸兵械置五庫貯之戎具精勤近古未有也甲鎧山積鋒鏖霜勁近古

未有焉至於慶厯武備幾弛矣我仁宗一意作新工吏

疎然既遣近臣分治軍器

天聖六年天下十州軍器械久不修繕遣近臣十六人分治

之又遣朝臣揀試兵器

嘉祐四年詔在京所造軍器多不精其選朝官使臣揀試之

而兵械果精於敕勵之下獨轅之弩則得之郭諮

皇祐四年

郭諮所進獨轅弩詔弓弩院如樣制之既成夏安期具言使詔置獨轅弩軍

寨脚之車則得

之郭固

寶訓知并州韓琦言邠州推官郭固約古制為車前方後銳上制七槍以為前後二拒凡一車

二十五人五人居上十四人推挽六人執器械臨陣可以遇奔衝下營可立寨脚可用於平川之地土名試便

殿推固為衛尉

流星之弩拒馬之牌則得之米守信

米守信知澧州遣李

錫持新樣流星弩拒馬牌寨脚車山字鐵甲等八種來進上試於殿庭權為三班差使

及于熙寧

兵政又新矣我神宗甚切加意內外修飭其在京師有

監有庫

熙寧六年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軍器舊領於三司判案三司事叢判案者以類易始令

置監而廢案焉又置內弓箭庫其在諸州又有作院

而戎器有光于昔弓則曰神臂

熙寧元年入內副都知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

此上於王津騎校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半韋詔依樣置造至是以進置鐵甲七十步若水自若連中撒

札上稱之床子

元豐六年范子奇言判軍器監進床子大弓強於神臂弓獨轅弩較之九牛弩尤為輕便

弩則有九牛

注見

八牛

元豐四年涇原路經畧言案武經有三弓八牛床子箭用二槍

三劔箭乞下軍器監給

箭則曰入陣

熙寧六年詔造入陣弓箭其射視馬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

十

射弓箭自  
依舊制

減指

見上

刀則名斬馬

熙寧五年陳瑛管勾作坊造斬馬刀初上匣刀

樣示蔡挺言制作精巧便於  
操擊遂頒樣造數萬賜邊臣

鞍則名邊樣

熙寧六年詔軍器監以鞍

轡樣計在京軍馬數造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  
上始以邊樣皮鞍小鞍回旋搏射得盡馳馬之技

甲

則名偏挨

元豐十年涇原路經畧使言乞改造神臂素全甲為偏挨甲從之

我祖宗備

豫不虞之意深矣哉然嘗論之昔晁錯言匈奴中國之

長技以勁弩長戟匈奴之弓弗能格則漢之所重者弩

也

本傳

我高宗因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因諭曰莫若且

令多造弩則國朝之所重者亦弩也

聖政紹興二年進呈王大智造軍器

上曰莫若且令多造弩翟汝文曰強弩可以制敵人上曰朕謂不在此制敵在修文德若器械不可不備爾

切嘗觀漢與國朝所以制敵人之命往往以是而取勝

信矣夫中國長技不可一日弛也李廣之擊單于以大

黃射其裨將

本傳服虔注大黃肩弩也

李陵之步戰亦以連弩射退

單于

本傳注如今之合陣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

段會宗入烏孫選精兵三

十弩

本傳注李奇曰三十人一人持一弩

陳湯圍郅支亦以戟弩為後

本傳

此漢用弩之明驗也澶淵之役契丹掃境而至張瓌守

床子弩一矢飲羽敵將挫

真宗親幸澶淵時李繼隆禦敵于澶州其契丹大酋

捷懶躬出督戰張瑄守床子弩潛發捷懶中額死敵大挫衄退却不敢動遂請和

此國朝用弩

之成效也雖然漢之所修戎器所用長技固無慊於國朝然國朝藏之之制各異其處守之之官各分其任此其防微杜漸莫有姦心又非漢之所能及我高宗嘗言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職分官主之皆有深意其知之矣

高宗曰祖宗有內外軍器軍藏百間所藏弓弩器械不可勝計

外器庫數亦如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名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漢人郡國

之庫兵京師之武庫不能禁守防閑至啓或者之邪謀



故中屠聖之反於潁川也殺長吏盜庫兵經歷九郡

漢成

帝紀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中屠聖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云云戾太子之

反於京師也矯制赦囚徒發武庫兵

劉屈氂傳太子遣使者矯制赦長安

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

何拙哉君子於此安得不三嘆三詠我祖

宗之遠謀矣

箴銘

箴銘為防過之地

古者以箴銘為防過之本故其心常有所畏後世以箴銘為文過之具故其心易有所玩甚矣人君不可一日

無畏心哉聲色嗜慾易得以昏此心沉湎遊逸易得以  
怠此心便嬖使令易得以惑此心諛佞姦諂易得以乘  
此心聖人知其然也存誠於出入起居之間寓戒於飲  
食沐浴之頃息養瞬存無念非敬左顧右瞻無往非禮  
天命可敬歟民心難保歟君子小人之或進或退歟天  
理人慾之或消或長歟皆舉而寓於箴銘之間庶乎吾  
過亦寡矣夫湯之懋敬厥德若無假於銘也而盤之銘  
且曰苟日新日日新苟之為言進德之要領日之為言

進德之功用此盤愈潔而此德愈新何湯之不能自己

耶

記大學

武王之不役耳目亦無假於銘也而觴之銘且

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悲之為言戒樂心之無益非之

為言戒私慾之為害此觴常存而此念愈謹何武之如

是過慮耶

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若力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

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安危且湯武聖人也非不知

銘諸物而不若銘諸心也形於言不若形於行也而恐

恐然不能自安者欲内外交養表裏俱進矣後世之所

謂箴銘規戒者吾惑焉長夜之屏成帝之美意也然後

宮之寵荒淫亡度其視商紂特五十步矣序無逸之圖

元宗之盛心也然山水之筆轉移不常其視成王不啻

天淵矣宋環等傳連屏五十種憲宗之念非不勤而晚節用

人何如耶憲宗詔李絳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座帝常閱視云云丹宸六箴

敬宗之志非不銳而溺志邪說又何如耶唐敬宗朝李德裕獻丹宸

六箴一宵衣二正服三罷獻四納誨五辨邪六防微吾不意古人防過之本而為

漢唐文過之具也夫不知有防過之言而陷於有過猶

冀他日之能改知有防過之言而視之以為文過將無

自新之日矣此漢唐所以有愧於商周也恭惟國朝列

聖相承以警戒為龜鑑以晏安為鴆毒兢兢一念比迹

湯武中庸有圖發揮九經

真宗上晏餞邢昺於龍圖閣上掛禮記中庸篇圖指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之語

敬器有論講明至戒

天禧二年作敬器論

真宗盤杆之

銘在是也無逸一篇列為講圖

仁宗孫奭上無逸圖帝施於講讀閣

前代

遺迹寫為鑒圖

仁宗命圖畫前代帝王美惡之迹可為規戒號曰觀文鑒古圖慶厯中出示輔

臣仁宗几杖之戒在是也不獨此也書洪範之語於座

屏是屏也示不忘三德御臣之意

英宗名王廣淵書洪範於屏因訪廣淵先

儒論洪範得失廣淵進張景論七篇上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御臣之柄尤為善論

書孟子

之言於屏障是屏也示不忘講究治道之語也

高宗建炎二年

上曰近以孟子論治道處手寫於絹屏

無逸之圖設於殿壁是燕息之地

亦不替艱難之訓

紹興五年范仲乞寫無逸圖設於講殿之壁趙鼎曰仰見從善汲汲之意

敬天之圖列於經幄是出入之際常不愆敬畏之戒

孝宗

夫祖宗之敬天保佑用人聽言已無愧於帝王之盛然

猶採古人之成訓撫前代之往事或施之屏障或寓之

坐銘者是非為是過謹也蓋無過之可防不失為規警  
之意忘其所可戒安保異日之無過哉是以凜凜於太  
平無事之日業業於退朝燕居之時想帝王於夢寐之  
間監治亂於觀瞻之下其為慮遠矣夫今日寫無逸之  
圖成王之勤也述旨酒之箴大禹之儉也日者聖心過  
謙復為箴戒條列門分輝映丹扆又湯之盤銘武之觴  
銘也彼漢唐視此不亦惡乎

藏書

論古今聚  
散之由

成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之藏書也尚矣夫典籍之府上映奎壁圖書之文下沂河洛其所以振文風昭世教者在是立人極續聖傳者在是豈但充棟汗牛為太平之美觀哉愚嘗稽往古閱方來其斯文之或盛或衰或存或亡不知其幾變矣然文不喪天道未墜地幾散而復合幾斷而復續綿綿延延至今日尚亡恙也嗚呼天耶人耶自秦人焚燬之餘尺籍不收其所存者特博士之書耳至項氏咸陽三日火



亦皆煨燼惠帝除挾書之律而書始出武帝建藏書之

策而書始集

藝文志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嘆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

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

成帝復求遺書於天下輯羣書總

之而為七略而漢之書始備矣外有太常博士之藏內

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

兵書尹咸校術數李柱國校方技經傳則有易詩書禮

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之九種諸子則有儒道陰陽法

名墨縱橫雜農小說之十種詩賦其種有五兵書其種

有四術數則曰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刑法也方技

則曰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也

同上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特醫李柱國校方技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

經小學九種一百三家三千三百二十三篇有諸子畧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畧小說十種百八十九家四

千三百二十四篇有詩賦畧五種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有兵書畧權謀刑法陰陽技巧四種五十三家七

百七十篇有術數畧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刑法二種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有方技畧醫經經方

房中神仙四種三十卷光武中興復好典籍明章繼軌又

加潤色石室蘭臺充積彌盛東觀仁壽纂集尤多而班

固傳毅又依七略而為書部此秦之焚滅至漢始備也

隋經籍志兩漢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畧而為書部董

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而為帷囊

自獻帝西遷之餘圖書縑帛

皆為帷囊四百餘年所積之文棄置殆盡魏氏採掇遺

逸藏在祕書分為四部總括群籍東晉之來雖幾散失

元嘉諸人復克補亡

同上魏氏採掇遺亡鄭默始置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

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及家書大凡四部合三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東晉之初李充以勉舊簿校

之其見存者但謝靈運有目錄四部王儉又撰述七志

一曰經典志以紀六藝史記二曰諸子志以紀今古諸

子三曰文翰志以紀詩賦四曰軍書志以紀兵書曰陰

陽曰術藝曰圖譜又紀圖緯方技圖書之書

宋元嘉八年謝靈運

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五年

王儉又造目錄大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又別撰七志一

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

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

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

齊任王亮

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書散見合九條

齊永明中

梁用任昉相踵部集其為卷不下二萬三千餘

齊永明中

秘書丞王亮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三十卷梁初任昉躬加部集大凡一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與此漢末之散逸至歷數代始備也自是而後一失於焉

周師之入郢而江陵之典籍盡焚再失於爾朱之唱亂

而洛陽之經史復散

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

周師入郢咸自焚之後魏都燕代南畧中原粗收經史孝文始都洛邑聚書於齊祕府暨爾朱之亂散落民間

三失於唐初砥柱之覆溺而東都之卷帙盡亡

唐藝文志初隋

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王世充平得隋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近

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

貞觀間命魏徵虞世南顏師古典祕

監請求天下所藏其書開元間命馬懷素褚無量修圖書借錄民間未見之文修書有院集書有院名儒實學出入校讎經史子集分為四部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

唐藝文志唐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云至祿山之亂寸牘不藏而斯文復遺矣

同工祿山

之亂寸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求書一卷後苗發等使江淮發遺書又後

鄭覃請祕閣採經籍四庫儲書至是復全分藏於十二庫之下至黃巢之亂存者已少昭宗遷洛而是書又蕩

然無餘矣

唐藝文志後命苗發等使江淮採訪至文宗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語秘閣搜採於

是四庫之書復令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益少昭宗徙洛陽蕩然無餘

嗚呼斯文夫豈

終厄耶天開我宋五星聚奎典籍山積籤軸鱗集方建

隆之始其書卷僅萬一千耳乾德二年南征北伐稍稍

間出史館充備然藝祖猶切留意也求書之詔每歲下

之

乾德四年

未幾王禮涉弼等獻千二百二十八卷江南李

氏獻圖書二萬餘卷

開寶中並會要

太平則建三館矣

見下端拱

則建祕閣矣

太平興國中始建三館東廊為昭文館書庫西廊為集賢館書庫南廊為少館書庫

書籍正副端拱二年  
就院中堂建祕閣  
祥符詔求書得卷萬五千七百餘

乾符三年火燔崇文院及祕閣下  
詔求書得萬五千七百四十卷  
嘉祐詔求書得卷五

百者與官

嘉祐五年詔曰今祕閣所藏比唐開元舊錄  
尚多逸篇士庶家工所闕書及五百卷者與

官並國祕閣崢嶸名山輝映繩繩乎星緯之聯絡也炳

炳乎雲漢之昭回也上以闡吾道不傳之統下以壽斯

文幾息之脉文風自是而振起焉經學自是而發揮焉

猗歟盛哉竊嘗觀世道之盛衰慨聖文之興廢每於漢

初有憾焉其他損益存亡皆未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何



者聖經功用與天地並非諸子百家雜記小說之比方  
祖龍焚天下之書而博士官所掌固自若也使高帝入  
關之始舍館僅定而挈博士所掌之書悉歸灞上與秦  
府圖書並藏之正第一機會也此時一失遂蕩然於咸  
陽之火至孔壁壞伏生老方切切然求已脫之簡吁已  
晚矣此愚不究祖龍焚書之日而咎漢祖入關之始也  
雖然高帝乃不事詩書之主蕭何又舊日刀筆之吏又  
安知聖經功用哉

奉使

使命係國勢強弱

國勢之強弱使命之重輕係焉使命之重輕敵情之敬忽係焉何以言之方漢帝之初興也與項氏相持百戰間其事無難於歸太公者辯士如酈生隋何陸賈數子最號善口伐者帝嘗於數子中遣之使楚楚傲然不聽迨侯生朝往楚壁暮歸漢庭又何談之易也謂三子不足用耶則下淮南下南越亦非拙於詞者謂侯生詞鋒說刃果異於人耶則史傳寂寞絕無可書者嗚呼此豈

可以口舌爭哉蓋陸賈之使正劉項雌雄未決之時侯  
生之往乃楚弱漢強之日夫惟楚弱而漢強也則楚氣  
已索固將求媚於漢之不暇是固侯生之所可以拱揖  
恐喝而動也譬如千金之家幼奴弱婢人亦不敢易其  
言至販夫販婦之徒雖得烏獲為之用告人以言人猶  
得以侮之此強弱之勢殊而敬忽之心變也吾觀春秋  
以來三軍暴骨罪在行人一言退師功在使命其倚重  
於說詞也重矣然晉韓起羊舌肸之使楚也楚視中華

貌若無人欲宮韓子而刖叔向以張其長蛇封豕之威  
能使楚子褫氣專為之禮二子初無刼敵之論是孰使  
之然哉意晉國天下莫強而鄰國為之側席也不然遂  
啟疆對楚子之辭謂晉未易侮侮將有悔則知非二子  
之力乃晉之勢也左傳鄭得燭之武弦高子產裨諶之善  
言也今日掉三寸以退秦師燭之武弦高明日仗一語以沮  
晉國子產鄭固賴以僅免而鄭之為國卒至削弱而不能  
自振是何無濟於事哉意鄭國居小則秦楚易至於交

侮不然前日之鄭乞盟逃盟豈無一言之足以中人心  
則知非數子之咎乃鄭之削也大抵國勢未張則奇辯  
無所施其巧國勢已立雖微多言下大敵如發蒙耳不  
特此耳蘇中郎一介行人耳衛律刼刺耳語不知其幾  
單于百計款留亦不知其幾而中郎不懼不屈卒能寒  
氈裘之膽何也蓋武帝犁庭掃穴之威戎心素懾則中  
郎仗漢之威靈必有所恃而無恐單于豈能久屈哉

本出

傳鄭元璫特一辯士耳以孑然單車之身而往數百萬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通纂卷九

精騎之敵而唇辯如流終能造太原之師何也蓋太宗  
電掃建擊之兵氣吞群雄則元璫賴唐之甲兵得以折  
其鋒而奪之氣突厥豈難服哉我國朝國勢如太阿之  
出匣人心如太山之四維人才如斗柄之橫漢其自為  
國也強矣是以皇華之車一出原隰布中國之威聲伐  
夷狄之姦計每每至於成功方景德北伐之時也曹利  
用一出果不敢違三十萬之約

長編契丹寇河北州郡  
震動天子北巡至澶州

敵騎已過魏州矣上不欲渡河駐南澶州陳堯叟勸之  
蜀王欽若勸之金陵寇準勸工北渡高瓊贊之既至澶

州士氣百倍會有飛矢射其  
統軍殺之契丹遂請和云云  
慶厯全盛之日也提封萬

里精兵萬騎將相一心法令  
素明富弼一語終不能加

獻納之字

長編慶厯二年契丹聚兵幽薊遣蕭英劉六  
符求闕南十縣選可使敵者群臣皆憚行富

弼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弼為接伴英稱足疾不  
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  
不起此何禮也英起使人掖而拜弼與之日開懷盡言  
英密以主所欲告弼弼具以聞弼報聘見遼主曰北朝  
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  
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  
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  
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能保其  
必勝乎曰不能曰就使其勝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  
當之歟遼主首肯者久之曰寡人所欲得者以其地爾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訓彙編  
卷九

弼曰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私賦今以金帛代之可  
以坐資國用遼主曰卿再至其以誓書來弼再往中使  
賫書授弼恐書詞異同密啓副封果如所料遂急奏上  
名呂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爾易書而行遼主曰須於  
誓書加一獻字弼曰不可曰改為納字弼曰自古惟唐  
高祖借兵突厥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不可知其後頡利  
為太宗所擒豈更有此理遼主加號自尊吳奎不賀彼  
然然於是留所許二十萬誓書

自退聽非畏吳奎之善辭也畏朝廷之分義也

吳奎墓誌公使

契丹遼加其主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為使事  
有職賀無預也不為往遼主畏其守義甚重之

俳優

侮聖道輔斥之悚然知愧非懼道輔之虛言也懼吾國

之禮義也

長編天聖四年孔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  
優人以文宣為戲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



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敬北  
朝之過也遼君臣然然酌大卮謝曰天寒飲此可致和  
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嗟夫使之有職尚矣詩有皇華之章語有

專對之責周禮有象胥行人之官或下詔而求才

武帝紀

或設科而取士

武帝

或應募而為使

張騫

其擇之甚精用之

甚重也然吾之朝廷有可服之道吾之甲兵有可畏之  
實吾之將帥有可震之名雖無趙咨代魏之辭亦足以  
挫敵人之氣昔我太祖擇用武臣不識文字者待江南  
之辯使而卒臣江南富弼鍊金煅鐵言傾人聽而使契

丹日無損於無厭之求終身恥道其事天下之事勢大  
畧可觀矣雖然此言立國者所當自重耳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為使者宜加勉焉

律法

諸家言律  
法同異

世之論律法之善者莫如司馬遷而論律法之失者亦  
莫如司馬遷夫遷世為太史最精律法以律之一龠而  
推日分以律之九寸而得甲子此非善知律者不能也

前律歷志遷言歷記廢壞乃語與方士唐都洛下閭等  
議造漢歷其法以律起日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分則一

日之分也與律相終律長九寸百然攷之律書其所議  
七十一分而終復之而復得甲子

論其所推筭而其失滋甚且遷之黃鍾九寸蓋以九分

為寸以十分之寸約之得八寸十分一而乃謂之七分

之其失一也

史記律書

遷之鍾分丑三之下有二其實位生

之法而妄論餘分其失二也

上同

夫以遷之長於律學尚

不免有異同之疑况紛紛諸子乎若記禮六十日皆用

五音而京房用七音隋史乃謂房與康成同其數何疎

耶

隋律歷志梁武帝作鍾律緯論按京馬鄭蔡至註賓並上注

遷之律至註賓重上

生而固則以次下生晉史乃謂遷固同其律何繆耶

史記

應鍾工生蕤賓之候又工生為仲呂至前漢律歷志則不然應鍾工生之法云云下生仲呂又晉志云云至

後世影響之論道聽塗說同聲是非又烏知其得失哉

善乎沈存中之說曰漢志言數乃律呂長短立成法耳

為史者見其數浩博乃曰陰陽合德化生萬物是猶得

幣擣帛杵指為防鳳脰骨而立脰廟也嗚呼指為脰廟

而尊敬之猶可言也妄為可否而實議焉豈若闕其所

不知者乎求聲以律造律以忝此古今不易之論者

唐禮

樂志而世之議者何其紛如也蓋有正聲有子聲有五聲

有七聲如遷如固如房如沈重

沈重依京房之法作三百六十律

皆用

正聲也

前律歷志云云又本朝陳暘曰五聲十六律樂之正也

如康成

注禮記

如鄭

譯

作八十四調百四十律終於十八聲

如孝孫皆兼用子聲也

唐禮樂志祖孝

孫等定

遷之著書固之作志康成之釋禮皆用五聲焉

史記并前志與周禮注云

房之六十律重又廣之為三百六十律譯

與孝孫之八十四調而廣之為百四十四律皆用七聲

焉

唐禮樂志鄭譚牛宏彥之之徒為三百六十律又祖孝孫考以古聲凡八十四調用七聲此聲之

不同所以致辨也至於紫黍之法地有肥磽不同也年

有豐耗不同也此黍之所以為難定也

皇祐四年范鎮上書云云此拒

黍為非是一也

於是更有用粟者有用禾杪者有以蠶絲有以

馬尾者而又有用人指者此紫黍之法既廢所以致辨

也

同上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見後

國朝景祐中李照損鐘磬之十六

而為十二馮元從而駁之元之議不勝於是正聲五聲

用馬

長編仁宗景祐二年李昭言鍾磬十六枚止資十二馮元等駁之

元豐中劉幾合

四清聲而為十六楊傑因而贊之幾之議得行於是子

聲七聲復用焉

同工元豐三年劉幾言十二律之外有四清聲也楊傑云云

然昭之

樂欲減和峴之制而鑄工私減不之知昭號為洞曉音

律而其所製或雜鄭衛是其聲未始有定也

同工厥後李昭參考

和峴之徒則是和峴失之於濁其洞曉如此昭所學多

李昭以縱忝

胡安定以橫忝房庶以一稔二米之忝而阮逸又以量

楊傑又以八升魏漢又以聖人三指甚至景仁君實莫

逆之交也而鍾律之辨終其身莫之定是其法未始有

定也

編年皇祐三年房庶言云云范鎮與劉幾言曰李昭以縱忝胡瑗以橫忝房庶所用一稔二米之忝

也又皇祐四年范鎮上書云云司馬光數與之論難然則如之何曰古今律術雖

難辨而律本尚可言也嘗觀遺之序律書不言律而言

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

律書

其論文帝事浩漫宏博

若不相類者徐而考之則知文帝之時偃兵息民綏和

通使而民氣歡洽陰陽洽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此誠

造律之本也

同上

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其

有不定者乎古人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十

二律定正為此耳

前律志

歐陽公之論皇祐樂曰一代之



制鼎新大備蓋由先和民心後正律呂而然也  
六一鳴文  
呼其知之矣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九